

声音



选择性守法不是真守法

近期，香港不少院校的毕业典礼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学生骑劫。本月中旬，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毕业礼时，有毕业生在奏国歌时高举“反对人大释法”标语。日前，在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毕业典礼上，该校部分“港独”学生如法炮制，让闹剧重演。一场原本应充满欢乐庄重气氛的毕业典礼，就这样变成了喧嚣的政治抗议。《香港商报》就此发表署名评论文章，指出“一国两制”是一个整体，选择性的遵守法律，绝不是真守法，亦不是真法治。文章摘要如下：

这些抗议的学生中，不乏关心社会、热心公益的热血青年，不少亦发自内心希望维护香港法治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心中的那个“法治”，又是怎样的“法治”？他们对人大释法的误解和疑虑又是否成立？

相信若是问他们为何抗拒人大释法，很多同学都会背书式地答：“干涉香港高度自治”“影响司法独立”“破坏法治”等，这些说辞反对派的权威第一时间就讲了，很多人都容易被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蛊惑。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，这些说法全都是基于其特定的偏好与价值观，而非基于坚守法治。事实是，《基本法》第158条明确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力，人大释法亦非代替香港法院审判，而只是负起法定责任，更清楚地解释《基本法》第104条的含义。为何明明是“港独”分子违反法律在先，全国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在后，在有些人眼中却仿佛“港独”分子蒙冤，人大释法有错？

这不得不提到某些港人“选择性守法”的问题。在他们眼中，一提到“一国两制”，就只会强调“两制”而忽略“一国”；一提到《基本法》，就只记得其中的“高度自治”“保持原有制度”“保障权利和自由”，却对“不可分离”“中央政府的权力”“效忠国家”等条文选择性的忽略，或辩称这只是“象征性”的；一提到政府依法施政就会批评其“暴政”“恶法”，而眼见自己人违法却将其美化为“公民抗命”“政治抗争”。于是，在这种话语霸权和语言伪术的操弄下，真正的违法者长期逍遥法外，视法律如无物；而守法者却付出权利无处声张、利益不断受损的代价，最终受损的仍是香港的核心价值——法治。更不必说，随心所欲地解说“法治”一词，已经成为部分政客维护自身政治利益、攫取政治资本的重要手段。这也是香港近些年的法治屡屡受到质疑，社会不断陷入混乱与内耗的根本原因。

早在2000多年前，亚里士多德就在《政治学》中指出，“法律获得普遍服从”是法治的重要含义之一。换言之，法治不存在“应被遵守”和“不应遵守”的两部分。选择性的遵守法律，绝不是真守法，亦不是真法治。只要违反了法律就要接受惩罚，付出代价。如是，才是法治的真正体现。



薪水低？

无休假？

没尊严？

台湾：外劳缘何爱“逃跑”

本报记者 汪灵犀

人数超过60万

外籍劳工赴台打拼的故事，最早要从上世纪80年代讲起。

彼时的台湾经过“十大建设”，经济起飞，社会发展，用工量大增。1989年，台当局为推动大型建设工程而引进外籍劳工。接着，台“立法院”在1992年放开民间产业聘雇外劳。此后，大量东南亚籍外劳通过双方中介进入台湾。至2000年，不过10余年时间，在台外劳人数就达32.6万人。

然而，首度政党轮替后，台湾深受政局动荡之累，失业率高涨。为保护本地劳力，当局的外劳政策越收越紧。到2011年，外劳人数才达40万。

与此同时，持续的低生育率与寿命延长，让台湾社会加速“变老”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基本无增长，甚至还有缩减的趋势。由于人口危机导致用工短缺，为吸引台商回流，刺激台湾经济，当局不得已又放开外劳政策，于是外劳人数疯狂增长，2016年便突破60万。

要知道，台湾大陆配偶人数才约33万，“原住民”人口也不过55万左右。外劳俨然成为当今台湾最大的外来族群。他们多从事危险(Danger)、肮脏(Dirty)、辛苦(Difficult)的3D行业，比如家庭帮佣、建筑工、船员等，普遍薪资偏低，幸福指数并不高。

辛辛苦心酸谁人知

外劳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令人心酸。

90%以上的女性外劳做的是家庭看护工作，平均月薪1.8万元（新台币，下同），包办所有家事，全天候，全年无休，而请个台湾看护至少要3万元，只上白天班。至于男性外劳，大多数从事制造业，每月大概挣2.5万元，加班数十个小时，相比之下，“原住民”工人的月薪则能到五六万元。

这些钱还不能全部装进外劳的腰包里，很大一部分



▲外籍劳工在“立法院”外陈情。（资料照片）

分要付给中介。台当局规定，外劳赴台谋工必须通过母国和台湾的双方中介安排，每满3年就必须强制出境1次，若还要回台湾服务，仍得再缴一次中介费给当地的人力业者。印度尼西亚的中介费大约7.5万元，越南的则是12万元以上，再加上机票费、签证费等花销，相当于外劳来了台湾，每3年必须先做1年白工才能开始赚钱。

尽管如此辛苦，台湾本地人看外劳的眼光却是多了几分轻蔑与怨怒，少了点尊重和怜悯。

有人认为外劳抢了本地人的工作，而对他们心生怨意。实际上，随着升学管道大开，台湾人人都成大学生，皆想坐办公桌、当白领。外劳那样辛苦低贱的职位，那样可怜兮兮的薪水，谁愿意去做呢？

还有人觉得外劳身价低、形象脏、地位低下，心生鄙夷。于是使唤起来不留余地，不给休假，额外加活儿，无故扣薪……

为躲掉中介费，很多人在快满3年的时候选择突然“消失”，换个地方自己谋生。不友善的社会环境更加剧外劳逃跑。他们把“逃跑”当做争取权益的合理

行动，各国劳工像是在“赛跑”，其中越南人最多，印度尼西亚人紧随其后。

“修法”能否止殇？

自己花钱聘请的外劳突然逃跑，台湾人当然很不开心。

最直接的损失就是“人财两空”。新竹市邱姓市民家雇有外籍看护，某次趁帮行动不便的阿公洗澡时，骗阿公说要去拿毛巾，结果从后门逃跑。阿公因水冷冻得发抖呼救，家人才发现“又跑了一个”。

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。32岁的印度尼西亚籍监护工达莉4年前通过中介来台，照料住在新竹的洗肾阿嬷，因薪水大部分被中介取走，又听朋友说“外面可以赚更多”，就趁送阿嬷至医院洗肾途中逃跑，辗转跑到桃园打零工赚钱。

“逃跑外劳”不用被扣税、扣钱，而自己去找工作每月可省下中介服务费等至少6000元，如果有办法兼差两份工作，赚得就更多，圈子内都传“不逃跑的是笨蛋”。

然而，逃跑后工作并不好找，很多外劳铤而走险，选择做非法黑工。比如受雇于盗伐者，锯树、运送木材，背一块约60公斤的角材下山，酬劳5000—10000元。这样虽然每个月可赚十几万，但被抓后损失更多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些非法行为给台湾社会管理带来不少的麻烦。因此，台当局最近下决心“修法”，取消了外劳工作满3年必须强制出境的规定，改成12年才须出境，让外劳安心在台长时间工作，并希望由此减少逃跑现象。

这个消息让外劳和雇主欣喜，尤其外劳认为这是“人权的大进步”，开开心心省下大笔中介费，雇主也少了外劳突然逃跑带来不便的担心。中介却是双手反对，并提醒“修法”后外劳母国的中介公司必然会涨价，花销还是会转嫁给雇主和劳工，甚至会故意把不好的劳工选派到台湾。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，就要视后续情况而论了。

澳门百年“鬼街”历沧桑

刘畅

世界上以“鬼”命名的街道可能不多，澳门有一条，名叫“烂鬼楼巷”。这条老街距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牌坊只有100多米，但少有游客光顾。偶尔有背包客路经此处，看到青花瓷的路牌上写着那古怪的路名，便会惊问：这里真的有鬼？鬼是烂在里面的吗？



▲老街“烂鬼楼巷”一角。

(资料照片)

其实，烂鬼楼巷里并没有鬼，但却是一个苦难时代澳门华人社会悲凉生活的写照。相传“烂鬼楼”本名叫做“兰桂楼”，是一位名叫杨若严的华侨在19世纪初所建的一系列西式楼房，有着漂亮的骑楼和优雅的木窗。这处临近澳门内港，可以说是地价高昂的富人区。

杨氏在澳门居住几年后返回美国，将兰桂楼出售。彼时澳门贩卖华人出国充当劳工的罪恶生意兴盛，而买下兰桂楼的正是这样一名商人。据说，此人将准备“出售”的华工囚禁在兰桂楼中，某日兰桂楼突起大火，30多名华工与姿态秀丽的兰桂楼一起葬身火海，化为废墟。

澳门人习惯把损毁的东西形容为“烂”，而冤死华工的亡灵亦成为澳门华人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因此“兰桂楼”逐渐被“烂鬼楼”所取代，成为这一带社区的名称。

20世纪上半期，随着葡萄牙当局对澳门华人社会治理的弱化，此处成为烟馆、妓寨及黑社会交织盘踞之所。一些低阶的葡萄牙士兵常来此狎妓、滋事，痛恨他们的华人将其称之为“烂鬼”。这是烂鬼楼巷得名的另一种说法。

那个时候的华人过得苦，很多人为了活

下去，只好把随身物品拿出来摆摊出售。渐渐地，烂鬼楼巷变成一个很大的二手市场，旧衣服、旧鞋子、旧家具、旧书，只要是过日子能用的东西应有尽有。华人来这里淘旧货，烂鬼楼巷变成穷人的天堂。

到上世纪90年代，烂鬼楼巷人气渐旺，繁盛一时，出了很多相当有名气的古玩店、家具店、二手古书店，港澳地区很多政商名流以及文化人，都常常来此“淘宝”。不过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，大部分店铺结业或搬迁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二手店惨淡经营。烂鬼楼巷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。

尤为令人痛心的是，残留于此的很多百年以上的骑楼，破损非常严重。因为屋主无力对其进行修复，只好举家搬走，任老屋自生自灭。

如今，烂鬼楼巷里还住着很多老澳门人，以及红火了半个多世纪的澳门老店。这些老街坊的共同心愿就是，想办法把游客从大三巴、新葡京拉过来，到这条老街上看看，只用走5分钟，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澳门。不过，他们希望在把游客吸引过来之前，政府先对这条老街进行规整与修复。

(据新华社澳门电)

台湾女性企业家不满蔡英文表现

雷蕾

这些女性企业领导者对蔡英文整体施政表现打的分数，最不满意0分，最满意100分，结果平均分只有38分。甚至还有15位女性企业领导者给了好几题0分。在政策满意度中，以两岸政策让女性企业领导者最不满意，平均分数只有28分。

至于新当局极力推动的新南向政策，女性企业领袖似乎也并不认同，平均分数只有35分。一位服务业女董事长认为，东南亚仍属劳力密集区，对台湾产业升级帮助不大。

同样身为女性，台湾女企业家对蔡英文的评价如何？台湾《远见杂志》与女董事联盟合作，出炉岛内第一份女企业家对蔡英文的满意度调查。结果显示，只有17.9%的女企业家对蔡英文就任半年来的表现满意，不满意度高达82.1%。这样的结果，比各媒体与智库所做的调查更令人咋舌。

此次调查对象除女董事联盟成员外，还包括岛内上市及大型外企的女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最后共成功回收有效样本173份，她们多半是在台知名度高、在产业扮演关键角色的重量级女企业家。